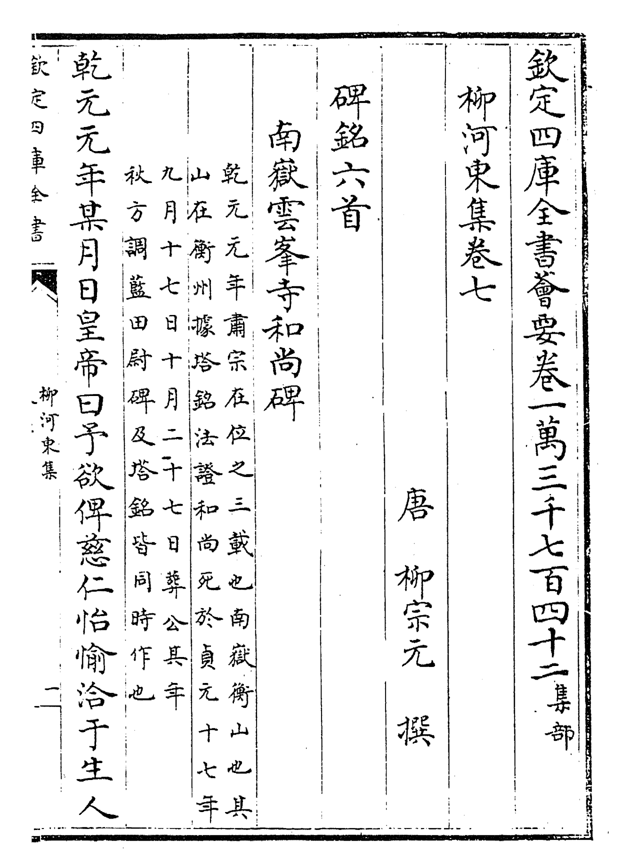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七

唐 柳宗元 撰

碑銘六首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肅宗在位之三載也南嶽衡山也其山在衡州嶽塔銘法證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葬公其年秋方調藍田尉碑及塔銘皆同時作也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

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玄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矩鮪切說文車轍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髫音迢髫髦童子垂髮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

萬人吾師冬不爂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
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
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歿告門人曰吾自
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
為生而一有知字未始來歿而一有知字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
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
之德簡峻淵黙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

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輿衹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始終圓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為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多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欷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音豪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礱石峻

蟄植木蓊茂蓊音翁又烏孔切草木盛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豁大方感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齒善切詔襃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孝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此碑所載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與前篇合甲申貞元二十年公時蓋為監察御史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畀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

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涖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慁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輿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兹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剗巖巒音鸞小山而銳殿舍宏大廊廡

脩直（無音武說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音專）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馬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說文聚貌）霞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

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中明陳辭俾刋之玆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逌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盧昆切八萬揔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輿妙斯存百億冥會覲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甕流之無垠音銀說文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玆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

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絜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兹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兹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作之年月及師之出處死生碑載之甚詳據碑云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

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乾元元年特曰某年正疑之碑陰爲尼無染書也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兹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
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列爵位今不言大浮
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
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
教而輿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
以有得廣徳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音移盥器也又演爾切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灝音浩說文夷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音曳末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竁音劍穿地也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而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縞音杲說文鮮色也舄音昔說文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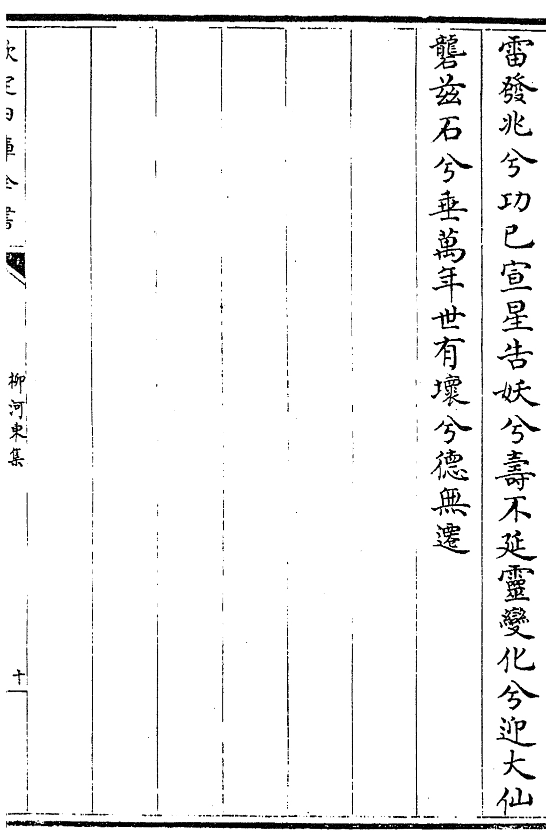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作之年月碑雖不載然公前篇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覲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也碑當次前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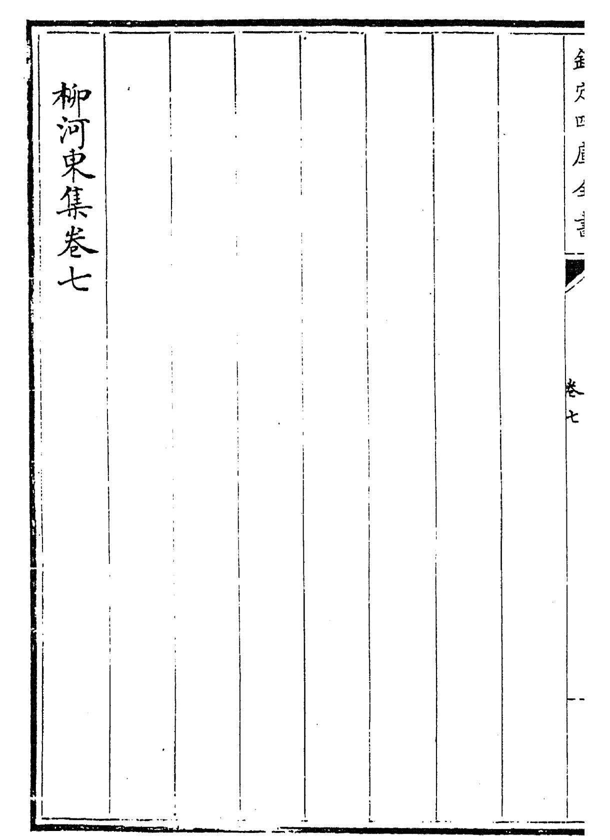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未一作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昝姓昝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覲公而

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祲音浸說文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祲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



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礱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河東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四行夜漏未盡三刻刊本刻訛更據郭雲鵬本改

第五頁後六行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刊本新修二字訛在王字下據校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鉗馬匪艱刊本鉗訛鈐據公羊傳圍者鉗馬而秣之句改

卷七第二頁前二行又率其伍伐木輦土刊本伍訛仵據校宋本改

第三頁後一行凡衡山無與爲比者刋本脫與字

據郭雲鵬本增

第四頁後四行洞開眞源案碑本作廓開眞源與

此異

第九頁後一行若石廩瓚公刋本作石廩公瓚公

案郭雲鵬本注云衡山有石廩峯舊唐書李泌

傳云衡岳有僧瓚號懶殘則知衡山石廩峰爲

瓚公所住非人名無疑今改正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八

唐　柳宗元　撰

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段秀實代宗時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新舊史皆有傳舊史載其事甚詳新史取公所為狀書之汾陽王郭子儀也王子晞子儀之子晞爲斗據狀元和九年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此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涇與邠州皆隸關內道〕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音希〕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悲巾切〕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一作卒〕以貨竄〔取亂切〕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音歉說文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釜音輔正作鬴鬲音歷鼎屬也盎於浪切盆也〕盈道上〔盈一作蔡與撒同如蔡叔之蔡新唐書改作盈故或作盈一又作弃〕袒臂徐去〔袒一作把非是〕至撞殺孕婦人〔撞傳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

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敎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壞胡怪切釀女亮切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槊音朔說文長矛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與噪同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躄者一人躄必亦切說文不能行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逋晚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諶氏壬切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既切）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哺音逋啜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音者說文赤土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犯天災傲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郎計切）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音祁山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此禮切）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

梁至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之其故封識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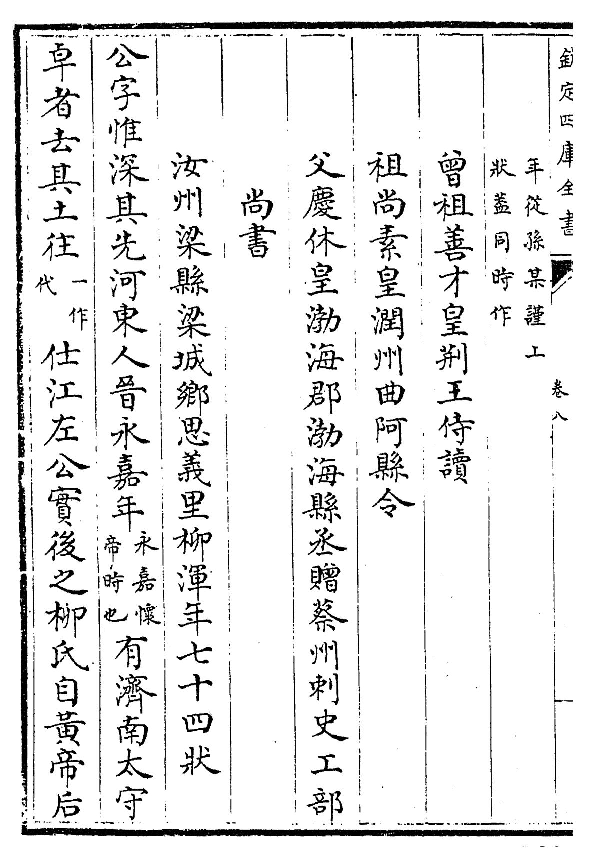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甞出入岐周邠斄間（斄俟留切）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鄣音章說文紀邑也堡音保說文障也）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況羽切）常低首拱手行（一作促）步言氣卑弱未甞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脩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新舊史皆有傳又字夷曠柳氏本自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又更氏為柳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公謂其先河東人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蓋以此也據謚議貞元十五



年從孫某謹上狀蓋同時作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時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往(一作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

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阜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皃魁傑度量宏大引和溥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為宗（摭之石切說文拾也）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眈嗜文籍（眈與耽同都含切）注意鑽

礪鑽祖官切說文所以穿也倦不知游息戚不待榎楚榎古雅切儒言雅旨雅一作經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一有之字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

百數公為之冠音貫後同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適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鄰知切遭也靡獘殘耗加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重直隴切鋪大和以惠鰥嫠上古頑切下陵之切敺除物害敺音區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尨茸之蠹尨音蒙茸如容切說文尨茸亂皃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

馬既富而教庠塾列馬塾音孰學也禮家有塾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仕撮倉括切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迹非其

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與奸同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榷克角切及常平倉使宜制置得以專征一作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謠音搖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

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髙第朝廷休之召拜諌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

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肖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淩江並海並蒲浪切說文近也竟吳越之域皆所涖馬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具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苛音何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旣及公而問馬公變名氏以紿之紿音怠江南呼

欺紿曰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搒箠訊問搒音彭說文笞擊也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濳僞署之汙謂賊追以相印渾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是歲盜據淮許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冦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

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牒多言也衒玉而賈石者也衒扃縣切說文行且賣也賈音古說文賣售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冦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馬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翊音翼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工以甸服長人

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謡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工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忭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工深然之漢惠悦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

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工將涖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敺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侯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

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工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俟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辨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羇靮之勤靮音的說文韁也獻利屢中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

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耄音冒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可旱切說文剛直故處心積慮慱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

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騭舊行（騭音質說文定也升也）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次前狀作謚法云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謚其受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案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剌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昴司以匡王國奉身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髙圭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繄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懇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勑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叔明父兼

陳氏自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有六望

頴川居其一也段忠烈太尉秀實耳其曰將復前之為相者京率其黨爭之蓋德宗欲以前相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等五人爭之也據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為尚書禮部作或曰貶永州司馬作非是蓋貶邵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璿仲兄前大理評事蒖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歷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泉布二錢名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即真至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其後私鑄作泉布者妻子沒入官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

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音房佯音陽從倚也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疵才支切說文病也脩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從行以出奔問官守殷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恟音匈）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具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竅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受其旨意而為進退（一有者字）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大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緊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服焉（議詳京傳）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說文引之也與挽同又音万引車也）謁于工請更之上下其議率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工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

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繕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工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

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楊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茍恱於人世得以傳其槀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歴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誡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守官之不可奪也立言之

不可誣也利之不茍就也害之不茍去也其忠類朱雲

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臣斷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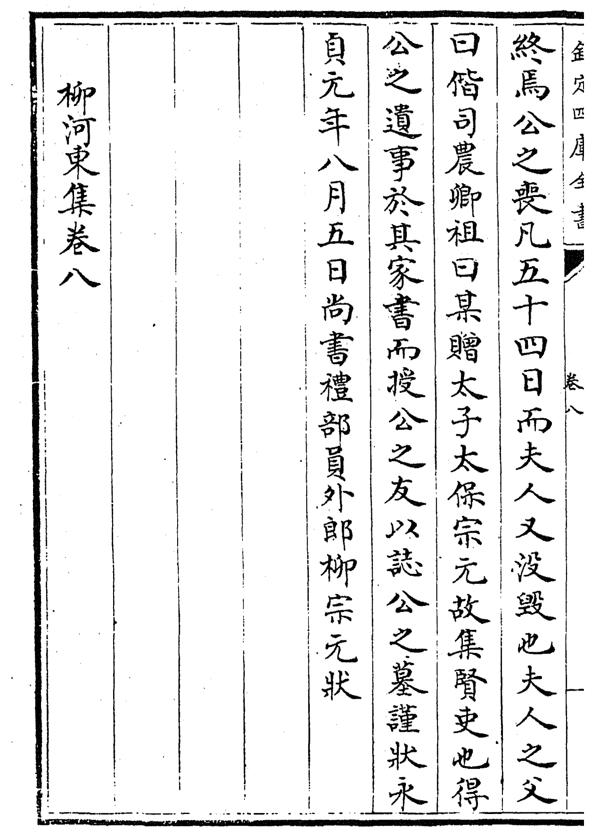
類潁考叔

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廉類公儀休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燔機事皆類是而

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



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河東集卷八

柳河東集卷九

唐 柳宗元 撰

表銘碣誄一十首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相國房公琯也玄宗時嘗以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今刺史太原王涯蓋涯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宜春即袁州也涯刺袁州在元和三年間此碑當是時

作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一作與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史記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以商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八傳至於釐侯釐侯卒太子共伯

餘立為君其弟和初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是為桓公晉世家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為一作與若葉公白公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卒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王二年平王之庶弟子西名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也葉失涉切楚邑名

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西漢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

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申公時年已八十餘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一作哀與工遠字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

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儒說文霑濕也凡我子孫罔不載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吏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導一作承公之道刺於我邦承一作由又作序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還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

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陽公史列之於卓行傳旣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時陜虢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以著作郎召并賜緋魚城自稱多病封還泌不敢强及為宰相又言於德宗於是召拜諫議大夫碣謂四年五月即貞元四年又云後七年者貞元十一年也又云四年九月者當在貞元十五年九月然考城貶在十四年則所謂又四年者當云三年字之誤矣公集又與太學諸生書論此亦甚悉公貞元十四年時為集賢殿正字碣蓋是時作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

夫後七年廷諍愬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城本傳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聞之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籲音裕說文呼也願乞復舊朝廷重吏其事如已詔罷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

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眄徘徊（眄音沔說文邪視也）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懦（一作輭）有立聽聞嘉言甚樂鍾鼓瞻仰德宇高適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腆酒（酗吁句切說文酒醟也腆它典切說文多也）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

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顧立貞珉侔髙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髙嶷懿醇嶷魚其切又魚力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議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名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蕢基仁覆孚救切蕢音匱語雖覆一蕢進吾往也注蕢土籠也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

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爰蹈麤（倉胡反）厲貪淩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複樾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肥（癯音衢）煢如哀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于内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工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上音馳下音厨）

說文行不進也

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質新舊史有傳本名淳字元冲學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為異儒頗傳其學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諸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素與韋執誼善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名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避憲宗名遂改賜名質卒於貞元二十一年又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世其曰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蓋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立改元元和也公集有荅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元出郎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末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令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蓋作於

元和元年九月出為邵州刺史後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前漢藝文志春秋分為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也秉觚牘上音孤下音讀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訐居謁切說文相斥罪相告訐也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一曰盩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眼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訾將支切又音紫說文毀也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

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吴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啖音淡)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

堯舜為的芭羅旁魄步角切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陳匹陌切外別音托注史記落托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注云聲也歐陽尚書火流于王屋為烏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云音步角切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膠或作轇音膠轕音葛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援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

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一無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癸未為御史時作新史楊凝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為書記耳凝初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時蓋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有不軌之謀朝廷以董晉為檢校左僕射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觀察使晉辟之於幕府也其守亳州亦晉之力焉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泊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趺音膚說文足也螭抽知切說文似龍而黃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圓一作圭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

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淩生同日不周月而孤
伯兄憑翦髪為童家居于吴太夫人毋道尊愛敎飭謹
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
輯其休光輯音集斂也書曰輯五瑞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
知誦其詞而以為模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裕
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賛元侯于漢之陰
式從荆州由恊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
入王庭為起居郎書事不囘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

員外郎革正封邑中明嫡媵（上丁歷切　下以正切）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已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麗）公則卻之私以胥史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詖彼義切　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缺守往涖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磽鹵（上丘交切）

說文磽也下音鹵說文鹹也芟艾榛荒芟音衫刈草也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帥一作師據凝傳凝為董晉幕府時孟叔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則作師喪者字之誤矣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

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中明一作命于朝制書成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子厚憑之婿見弘農楊氏誌故曰某以姻舊獲愛云

故御史周君碣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新舊史明皇開元二十有四年冬張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二十五年夏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

之謂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以子諒之言奏明皇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操之殿庭朝廷決杖死之公謂在天寶年與史若不相合耳作之年月碣首紀之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諂丑琰切諛音腴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墀陳尼切釋云塗地也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

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中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者也（一無者也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一本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衡州名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德宗貞元末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二十年犬戎請和工問能使絶域者君以竒表有専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還拜尚書戸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以證奏李吉甫貶道州刺史以政聞遂改衡州初從陸贄治春秋又從梁肅為文章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公集又有與呂道州書正與温論非國語也劉夢得集有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亦以文字亟稱之公謂至于化光畟耀其特信矣元和六年永州作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

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藁音杲　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防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呱音孤書啓呱呱而泣　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

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一作刺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櫓音魯說文大盾也忠貞繼佩智勇承綦綦音其跨騰商周堯

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一作不）怒妖孽咸疑孽（魚列切）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為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胙音祚）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數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儛百氏錯綜遒光超都諫

列屢皂其囊後漢蔡邕靈帝時為諫議大夫上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君自他曹載出於一作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糾佞肅邪謟諛具

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涵如遐實閑其閭而撫于家載其愉樂中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鼛鼓斯屛（鼛音臯說文大鼓也）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謁謳謠北溢歌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祖罟税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令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又襄公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户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令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左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逮茲易簀易音亦簀音責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

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僮無凶服奠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輿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嗷牛刀切說文衆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謩是旌是告永永不

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户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作之年月具本篇魏府君弘簡新舊史皆無傳公諱宗元聞其道而覬其文也久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按柳公世系其先盖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從於吳則府君亦吳人矣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遏者遏它歷切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琺與寶同魏州臨黄主簿諱欽慤太常主簿諱緄音袞尚書膳部員

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内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

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患兹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户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殁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一作一同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

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禄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於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斂家窣庀其政庀普弭切說文治也具也視廩唯釜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馬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遣䛐戰切周禮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說文遣祖奠也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説其文也久居又同閈音翰里門也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爲漢賢良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訏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殁而不嗣孰濟其美有嗣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謂某歲以罪戾謫竄炎方誌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則此誌當在永州時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丙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猗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猗於宜切禪音擅按史玄宗天寶十四載

祿山反玄宗乃謀幸蜀時肅宗在東宮亦親總諸軍討之既至平涼郡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猗等奉牋迎上及至靈武遂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毒流函洛主上倦勤移幸川蜀江山阻修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凡六上牋詞情激切上不得已遂即皇帝位即日奏其事於上皇乃大赦天下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為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猗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尚書之先曰貫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知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蠲圭淵切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

以茂實以循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又云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吏盩厔三原藍田尉盩厔隸鳳翔三原藍田隸京兆盩音輈厔音窒仍有大故三從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驁鯨巨京切驁音敖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糗去久切又丘救切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女加切責奉叢沓一日不萺字當作葺諸韻皆無此字唯吳本楚

辭中葺字有如此書且文云一日不葺鑴誰四至當是葺字明矣

鑴誰四至鑴遵全切誰才笑切言鑴秩誚讁之也

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一作夷於實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户為胥徒家有禳梗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帥毀焄蒿淫昏者千餘室焄音薰說文臭

菜也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寛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欝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沄沄自葉而根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

尚書清風譪其有融勃然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數和六戎赫矣大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謡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黠下八切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㫎代邦人斯痗音每又音妹病也始焉是賴令也何戴孰奠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氏出自齊丁公吕伋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後分清河博陵二望據誌君諱簡字敬守其曰奠

湘涇即永州也元和七年壬辰作

愽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愬音訴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崔氏世

嗣文章君又益攻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說文創癰也又音易一特作易非是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大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隹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鯇為祖畢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字敬守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滋音茲說文水涯也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集有梓人傳其首曰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當即聞喜也史傳裴光庭之子稹則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甚明一作植非是司空杜公黄裳也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集又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即此所謂藏之南閣首也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工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

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捜逖疑玄逖他歷切探抉邈隱抉音決邈音鈋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耆渠伊切詩耆定爾功役喉喙以集樂事喙許濊切說文口也作坐立二部伎圖

卿奇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尨導滯塞闕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擘音覽綴林衛切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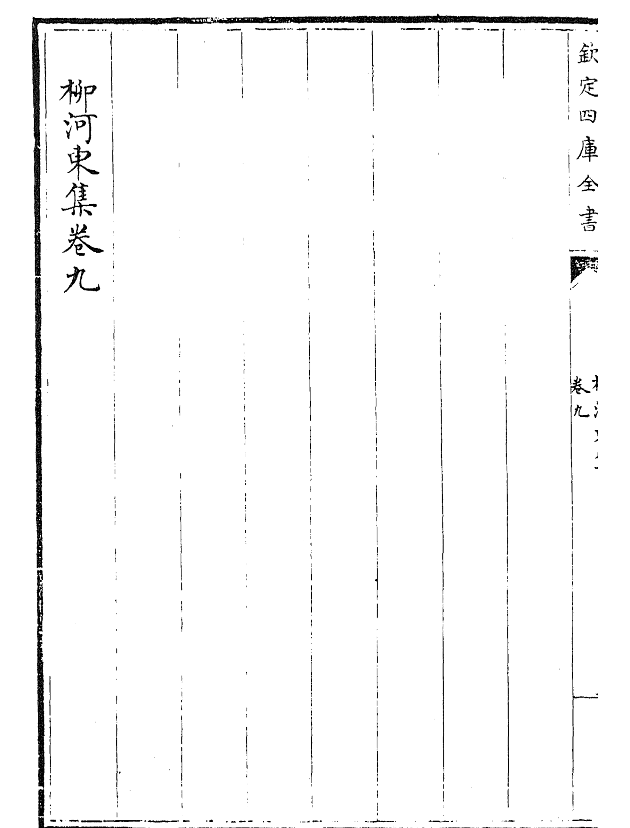
會校成要朞歲畢具剌金州決高弛隟工賞是切說文弓解也隟去逆切說文院塞也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闢成稻粱陂萬年令叢劇辭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悉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左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痁泄卒泄音薛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闓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

於糺謫謡舞擊咢咢五各切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捃窾櫝捃俱運切說文拾也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銑蘇典切一添洎永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中之實

惟其英儺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謂裴府君爲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也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墊沃卒移墊都念切書下民昏墊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

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施余支切改易也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原有墓高祖曾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瞓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柳河東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三頁後一行使人求諭諶案文苑英華求作來與此異

第四頁前八行棲之梁案郭雲鵬本作棲之梁木上與此異

第七頁後一行庠塾列馬刊本列訛别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第七頁後八行不為細案文苑英華細下有故字又家之迫速家字疑作加檢各本皆同姑仍之

第十三頁前六行累歷清貫案文苑英華清貫上

有臺閣二字與此異

卷九第二頁前七行若毛公申公涪公案秦漢人

無稱涪公者漢書儒林傳云於魯則申涪公疑

此申下衍公字培誤為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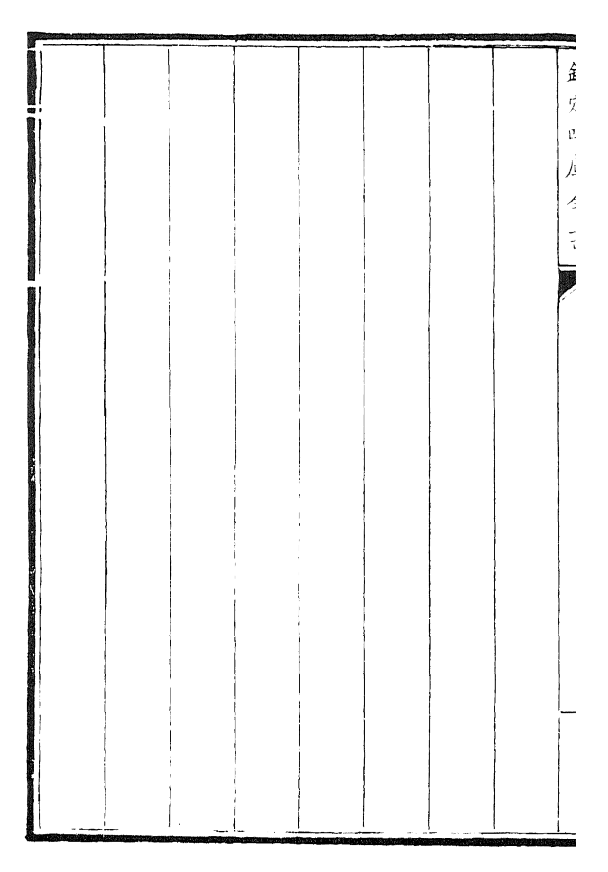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後七行逋租匿税刊本税訛役據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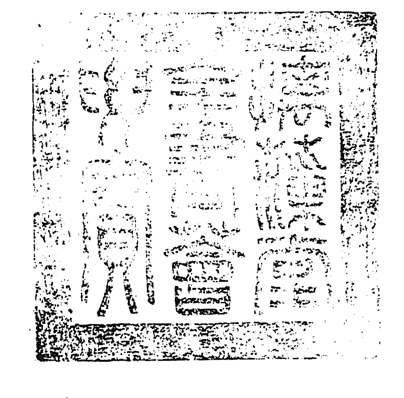
英華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家有襪梗刊本梗訛稉下衍音

梗二字注案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今據改删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五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

唐 柳宗元 撰

誌八首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

張公名舟考之舊史在憲宗元和元年以安南經畧副使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四年八月

丙申奏破環王國餘不可考而五年七月乃以度州刺史馬摠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公謂張公某年月日死于位其書葬時曰用某月日則張公之死及葬當是元和四五年間矣公時蓋在永州云

漢光中興馬援雄絶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唐志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

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畧巡官中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

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獠音潦）復至而冠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于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收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儲音除偫直理切積子智切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恵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諾）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已之位（後漢西域傳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為都護元帝又置戊已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注云戊已

中央鎭霞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歜勝故稱戊己焉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單都寒切虜姓可單氏後改爲單氏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工音蒙下音同博雅云舟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故一作數圻以歸于我理爲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烏以闢坦途連烏未詳然當是山名剗音枯鬼工來并人力竿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晢爲高岸晢音

昔說文擿也周官有硩蔟氏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鼔鑄既施精堅是立唐史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嬴南北千里西距真臘霧温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其後馬摠完安南都護時其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公誌觀之則張公亦嘗有是作特史不書之耳囹圄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逥丘陵易以鼓切周禮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此言雖易而險也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琛擬林切爾雅曰寶也殊俗異類盈于

槀街（魏都賦槀街之邸不能及注槀街邸蠻夷之館漢時所立也）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户凡再策勲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竁（音劊又充芮切說文穿地也周禮大喪甫竁）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所有至秦始并為三十六郡秦開百粤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起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粤與起同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武帝初置交趾郡元鼎六年開屬交州德大來服道消自絶伏波南征漢威載烈伏波馬援也事見工宛陵北附晉政爰發謂晉武太康元年王濬克西陵杜預克江陵吳滅孫晧受降於晉也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吏歴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東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貊音陌孟子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貊蠻貊桀夏桀也通

商平貨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莊子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制器足兵潰兹蟻結（禮蟻結于四隅）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沓海無遘迕（音午又音忤）寇罔踰越琛賮之獻（賮徐刃切與贐同）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徒結切說文年八十曰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畧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

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并序

考之史志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四子長曰承乾承乾生象象生玼玼生廙廙生位位即邕管經畧招討使也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曰別子為公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又曰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為小宗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誌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大宗曰玼以是推之蓋可得而考矣據葬在元和十四年誌是時作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別筆列切為

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荆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斳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郇國公大宗曰玭駢迷毗賓二切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廙音異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薄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率音帥進殿中侍御史

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唐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萌孽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至大歷貞元之間其弊尤甚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辟大夫革[率音帥]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為仇家工變就鞫無事勑容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獠夷叛[獠字諸韻皆無或謂]

當作信然考之史傳蓋是烏滸也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畧招討使既至則弢弓櫜甲弢音韜弓衣也櫜音託橐也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放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螭音癡狀似龍無角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舡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黃丹砂為紫丹汞胡貢切與澒同說文水銀也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

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緹音題又它禮切說文帛赤色周禮直讓切無過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工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没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與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婿傅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亘實延冢讒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膺

事繼賢湜湜左丞湜丞職切說文水清也詩湜湜其止惟道之宣公寛且

惠以敎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

詖辭告訕一作訟卒白其訊烏滸猖狂盜海劓山帝命于

南巡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

公既涖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弢音韜與工同闢是

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施予卒士兒不功矜情不伐

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虫蘖告妖悍石構灾

升屋而號椎髻卉裳椎音槌髻音个卉許里切皆夷服也來聘來覲膴膴

鱗原膴音武美也詩周原膴膴祔之顯䰟松栢芊芊音千茂也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

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商王武丁封叔又說於河北是為鄧侯後因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鄧侯吾離後為楚所滅因為氏馬公謂刺史鄧君為曼姓之裔則系蓋出此京兆尹弘農公楊憑也據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建州浦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

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蠱音古信謹之跡彰于所涖故自始仕以至没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吏職於劒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劒南則亭擬閎實以修官刑盡衷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寛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内專平準涖北人錫石之地北古猛切周禮北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說文北銅鐵樸石也與礦同參鳧氏鼓鑄之功周禮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

緣以巧法並蒲浪切人無怨讟以苦役讟音讀怨也凡處斯職莫能加馬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畧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貔虎之威夷俗歆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厖茸之下厖謨逢切又莫紅切茸而融切又如容切說文亂皃直道有立獷悍之內

獱古猛切悍下罕切又音汗

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覲

其所使而知在工之德令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讞語蹇魚戰巨列三切並議罪也）平其狴犴（上部禮切下音岸獄名）巡視南楚總玆條貫貿遷化居（貿音懋書貿遷有無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傳柱戀切）去收荒賑肅其聽斷敓數以息（敓音奪數音攘）暴戾斯逭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䰟散

年極中身葬兹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輿歎

呂侍御恭墓誌

公常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温誄令又誌呂侍御恭墓其稱述二君蓋詳相國尚書鄭公餘慶也元和八年癸巳永州作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

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横書（從子容切）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令天下將理平蔡兗巢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為進士吾之文（之一作為）不墜敎戒獨武事未克纉厥緒（纉作管切）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恊律郎入薦為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

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痎瘧加⿸疒帶痎舊本作疥胥山沈公謂當作痎音皆瘧疾也⿸疒帶音帝又音帶說文創也一曰下病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歐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一無下有字）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兒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渢音馮大聲也）有志之大兮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御史馬君史無其傳考之表系亦莫詳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誌云元和九年卒明年其孤使以狀來謁銘當是在柳時作也司徒杜公佑嗣曹王臯尚書戴公冑尚書趙公昌凡皆其

所嚴事者將曰宗一即公之從兄弟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一作事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録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録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舶音白蠻夷泛海舟曰舶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皐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

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集有送鄭權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正謂此也儲跱出卒跱文里切致穀以謀叶

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

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冑曹早没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寇以平撫民以蘇僭夫不孼悍吏不年惟寶于塩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掖（一作侍）孫携觀經考古教

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

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

銘

孟氏系出魯桓公子仲孫之後仲孫為三桓之

孟故曰孟氏也誌云九年者元和九年明年用

兵于蔡者謂元和十年討吳元濟也

其年孟卒此誌當作於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

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

善大夫柏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眈為宰相眈賈眈也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令工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一有于字趙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

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偹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冦壤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一有于字）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㣲氣乘肺溢為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専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闘國難輙不寢食謀度憤咤（陟駕切叱怒也）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剌于安法亦可議黙伏南荒豪士歔欷（上音虚下音戲）閵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兀兀植栢與松具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 年月誌雖不書然凌君謂念生於辰令而遇乎戊辰戊衛也吾其死矣乎及是如其言當是元和三年戊子也公與凌君元和元年同貶員外司馬誌在三年永州作或謂作於元年誤矣集又有哭連州員外凌司馬詩即與此同時別集又有後誌而此本不載已別列之外集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黄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音色不滑也）脅伏以代將不臓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

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魄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遇乎戊辰戊衡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後漢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

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粺（上音匕粺旁卦切不成粟也）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罷音疲）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名以為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

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一作利又誤作和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髙氏在越狐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淩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汙吏竄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躓音致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遘玆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音戮何以葬南嶺曲䰟有靈故鄉復封玆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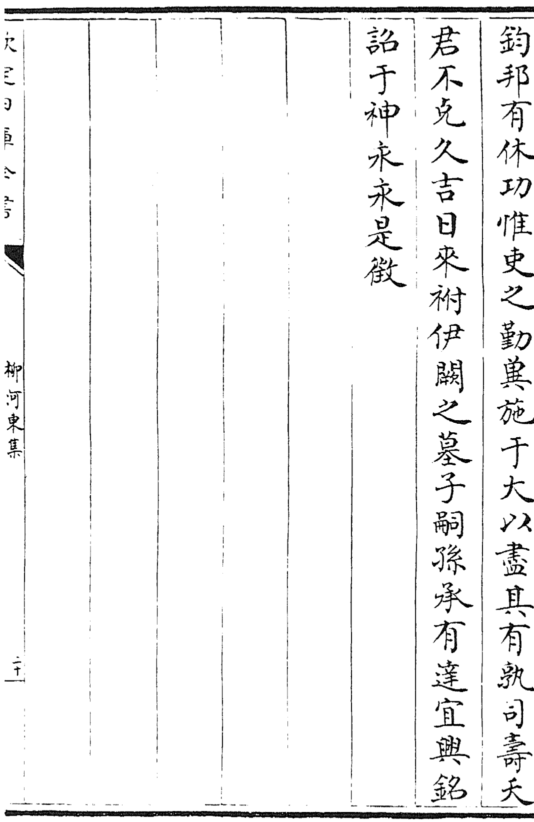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據誌元和十三年卒明年某月日甲子葬伊闕即十四年也誌是時作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為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譔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澥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服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為率一無

字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鍔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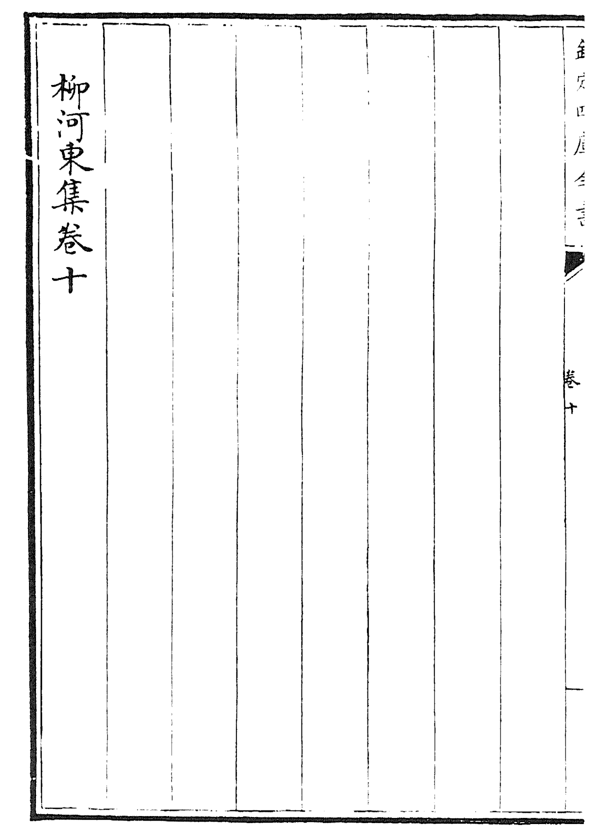
涼為帝基克顧厥胄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餼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



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異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

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

詔于神永永是徵



柳河東集卷十